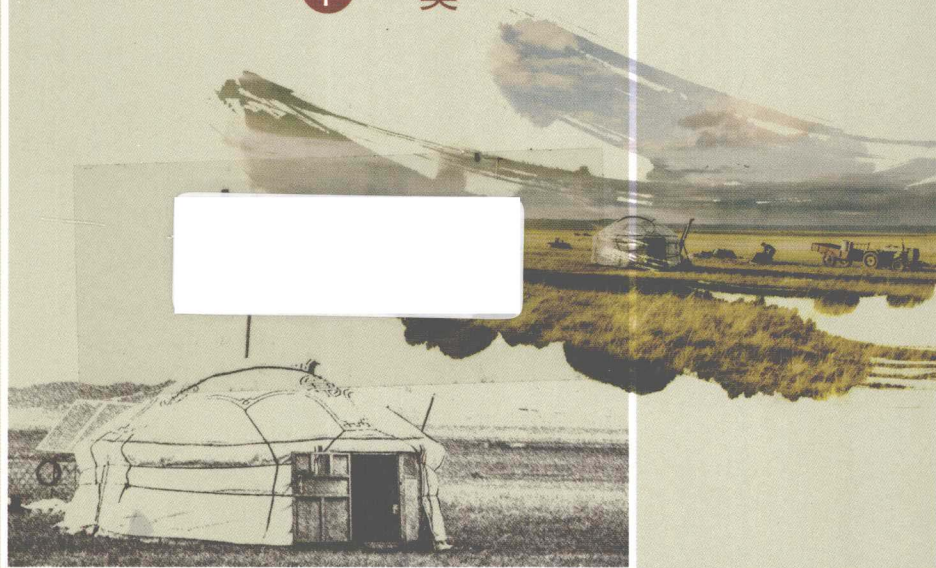


内蒙古作家协会 主编

获奖作品

下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
文学创作『索龙嘎』奖

获奖作品

内蒙古作家协会◎主编

下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获奖作品/内蒙古作家协会
主编.—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555-0339-2

I. ①内… II. ①内…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2145号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获奖作品

- 主 编 内蒙古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云高娃
封面设计 吉 雅
版式设计 韩 芳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邮编 010010
电 话 (0471) 2236471 总编室 223646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爱信达教育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1000千
印 张 66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 000册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55-0339-2
定 价 98.00元(全二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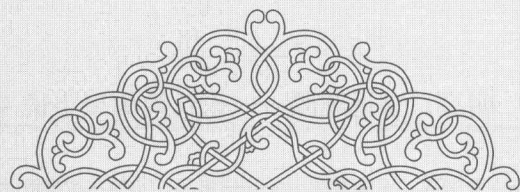
contents 目 录

长篇小说

任 建 005 辛弃疾

田 彬 119 青 诀

长篇
小说



任 建

辛弃疾（字稼轩）作为一代词人，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焦点，而他在军事政治上的才能与贡献却鲜为人知。长篇小说《辛弃疾》的着眼点以辛弃疾青年时代“聚义抗金”为背景，系统地叙述了小说《辛弃疾》的创作理念，并从文学、政治、生活等方面，呈现给读者一个别样的辛弃疾。

我的创作集中在辛弃疾鲜为人知的军事智慧和领导才能上。创作开始，着眼点集中在对《美芹十论》的挖掘，以此作为每个章节的开篇。这就涉及一个怎么写、写什么的问题，尝试了一段时间，觉得不妥，又回到章回体的创作形式，于是就有了今天此书的样子。

十年磨一剑。从二〇〇三年动笔，二〇〇五年十月成书，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出版，二〇一三年八月获奖，整整十年光阴。写辛弃疾，不能停留在简单的表象叙述中，而经由表及里，深入到他的内心世界做理性地阐释。在当时的南宋，辛弃疾南渡归明之后心情尴尬、苦闷、彷徨，在经历了痛苦地抉择之后，他伺机潜入金国侦察敌情，撰写出振聋发聩的《美芹十论》、《九议》等留传后世的军事论著。当代军事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也未必能写出这样高瞻远瞩的论著。在中国文学评论界，从一九二四至一九九〇年，对辛弃疾的评论文章有四百零三篇之多，大都集中在爱国词、田园词、长短句、评论等方面的论述，而对于军事政治方面涉猎甚少。因此，我的创作着眼于叙述方式的改变，遵循了表象的深化、变异、联想、无意想象过程，进入到自觉的表象运动、联想和有意想象。

有关辛弃疾的个人传记在国内和台湾地区也有一些不同的版本，但多数以论述辛弃疾的诗词成就为主，而论及他的政绩尤其以文学形式加以表现的却有所欠缺，尽管如此，在这些著作中，有一点可谓众口一词、迥无异议，即“北苏南辛”名垂千古。

除了在诗词方面的成就，辛弃疾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封疆大吏，然而他做官的政绩往往被湮没于辛词的耀眼光芒之中。事实上，辛弃疾的仕宦命运充满了坎坷与传奇色彩。

“庆元党禁”风波中，朱熹去世，享年七十一岁，朝廷下令民间不得祭奠。于是，朱熹的门生故旧不敢送葬，闭门不出。辛弃疾闻讯，悲恸欲绝，当即提笔撰写祭文，“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并亲自前往朱熹故居哭悼。

辛弃疾重感情，讲义气，爱憎分明。陈亮和朱熹相继去世，他失去了两个挚友，故人已逝，斗志消磨，“白发多时故人少”，凄楚之情油然而生。哭祭朱熹归来，他悲伤许久，染上了莫名其妙的疾病，病势既急且凶，继而转为缠绵痼疾，半个月后，人们看到他手拄竹杖，缓慢地徘徊于秋水堂和停云堂之间。七年后，即一二〇七年，辛弃疾在对朝廷的失望和怀念友人的孤独中告别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广铭先生曾经在《辛弃疾（稼轩）传》一书中提到，若有幸能看到济南和铅山两种辛氏族谱，“则关于稼轩父族及其本人的某些事历必可以得到更较圆满的解决”。然而，遗憾的是在老先生去世之前，也并未能看到这两部族谱。本人在创作《辛弃疾》的过程中，有幸得到了其中的一部——《铅山辛氏族谱》和辛弃疾画像，并力求在作品中得以呈现，也算是圆了老先生的一个遗愿。也希望通过《辛弃疾》这部作品，能够为读者塑造一个更为丰满的辛弃疾。

辛弃疾

第一卷

宋高宗绍兴十年至宋孝宗隆兴二年

金熙宗天眷三年至金世宗大定四年

(1140—1164年)

第一章 幼年坎坷

黄河顺流而下，经济南市郊的东北方向，过汉代以来名满天下的历城，便进入了青龙山。在青龙山的南麓，耸立着一座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塔——四门塔。此塔建于隋朝大业七年（611年），历经一千四百余年岁月侵蚀，依然流光溢彩。

与四门塔密切相关的是它附近有一个叫作四风闸的小村落。四风闸的西北濒临黄河，在汉代时就是济南的城郊小村。村外是一望无际的鲁西北平原，平原上，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甘薯、大豆等农作物随风摇摆。

五月的一天，一位年方二十岁的青年独自蹲在地头，不时发出郁闷的叹息。良久，青年从地头站起，望着四周正在劳作的人们，不觉微微皱起眉头，自言自语：“可惜了这肥沃的土地，唉……”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摇着头，无可奈何地叹着气。

这位身材修长、眉清目秀、一派书生打扮的青年名叫辛文郁。两年前，文郁由父

亲辛赞做主，迎娶了同村王氏为妻。婚后，夫妻二人你敬我爱，日子虽然艰难，却也过得和美。如今，王氏身怀六甲，分娩在即，辛文郁心中不免既喜且忧。喜则喜辛家终于有后，忧则忧在金人的横征暴敛下，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十分拮据，如果再添丁进口，今后的日子一定会更加艰难。

由于宋金两国连年交兵，兵燹之祸殃及百姓。女真贵族以“保境安民”为名，巧取豪夺，使得曾经富甲一方的山东平原到处是饿殍遍野，穷苦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就连辛家这样的大户人家也未能幸免于难，家族之中，十之八九逃往他乡。文郁虽然没有走，但家道中落，辛家大院早已不复往日的繁华。亏得父亲全力资助和王氏善于操持理家，才留下些许体面，身边还可以使唤着婢女、佃户十数人。

文郁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向家中走去，远远地，他看到自家的砖楼小院门前人影憧憧，似乎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觉加快了脚步。

大槐树下有一个石砌的平台，平台三丈见方，但见一名进义校尉正站在平台上声嘶力竭地叫骂，台下围站着十余名金兵，就近用枪杆捅戳击打着五六十位被绳子捆在一起的村民，一时间，泣哭惨叫声不绝于耳。看见文郁，围观的人群自动为他闪开了一条路。文郁走向平台，正欲问个究竟，却被两名金兵不容分说地捆绑起来。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文郁既惊且怒，一边奋力抵抗，一边大声抗议。

“干什么？”进义校尉轻蔑地斜了文郁一眼，丝毫没有放低音量，“奉济南总管府府判之令，四风闸签军五十二名，午时前满额，不然，全村连坐！”

金朝兵制，弊端比比皆是。每有征伐或边衅，自上而下单签军，以致州县骚动。一家若有壮丁数人，也往往全部入征，民间无不以为忧苦。此次征兵，则由于金熙宗在以谋反罪名诛杀了作为金国主和派核心人物左副元帅完颜昌（本名挾懒）后，公然撕毁了1139年与南宋订立的和议，下诏收回许归南宋的河南、陕西等地。五月初，金兵以完颜宗弼（民间称之为金兀术）为都元帅，率兵分四路南下，如风卷残云，南宋军队望风披靡，节节败退。不久，河南、陕西之地尽失。宗弼率领得胜之师，快速向淮南推进，企图渡过长江，一举灭亡南宋。为保证兵员充足，金熙宗遂下令在全国签军百万。

文郁被推推搡搡带到大槐树下，村民们纷纷向他投以求助的目光。他看到邻居李

贵兄弟三人被绑在一起，全都赤膊赤足。更不可理解的是，他们年过半百的老父亲也被一条麻绳拴在签军队列里。

“你们把人都抓光了，地谁种？麦子谁收？”文郁愤怒地质问。

“哟嗬，这里还跑出了个贼骨头！你是活腻了咋的？好，老子今天就磨磨你的皮肉，看看是你的骨头硬，还是老子的鞭子硬！”进义校尉生得五短三粗，操着一口浓重的上京（今哈尔滨东南阿城）口音。手随着说话而挥动，他举起鞭子雨点般地落在了文郁身上。

文郁紧咬着牙关不让自己发出喊声或者呻吟，然而他素昔体弱，终究还是两眼一黑跪在了地上。

李贵兄弟实在看不下去了，一起上前用身体护住了文郁，苦苦哀求道：“别打了！别打了！他可是谯县县令辛赞大人的独生子啊，这若打坏了，只怕官爷你也担当不起啊！”

“呸！老子怕谁来！谯县县令算个什么犊子，还不是我们女真人豢养的一条看门狗！老子打的就是他这个县令的公子！滚开！你们再不滚开，老子连你们一起打！”进义校尉说着，手里的鞭子可没闲着，接下来的几鞭重重地落在了李贵兄弟的肩上背上。

李贵兄弟非但不闪不避，反而将脊背挺起，尽量遮护着文郁。其实文郁乃一介书生，平素与他们往来并不多，然而，他们知道文郁是好人，辛赞辛大人更是一位大大的好人，为了这样的好人，他们什么都能舍得出去。

进义校尉见此情形，越发气不打一处来。别看他官不过从九品，仗着自己是女真人，才敢这般张牙舞爪、为非作歹。他还想继续打，却见村民渐渐围了上来，脸上皆有不忿之色。进义校尉虽然蛮横，头脑倒是蛮灵，眼见众怒难犯，便收起鞭子，向手下人喝道：“把这些个人统统带走！”

“慢着！”一声断喝使所有人回头望去，只见历城县县令赵祯带着一干衙役匆匆赶到。他一眼瞥见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文郁，不觉勃然大怒，“你是什么人？你有监军官的签军令吗？”

他跳下马，使了个眼色，两名衙役立刻抢步上前，一边一个用刀架住了进义校尉的脖子。

“别，别，别，别来真的，我也是奉命行事。大人，大人，你可别动怒，大人……”刀架在脖子上，进义校尉顿时没了英雄气概，一张脸吓得煞白，苦苦哀求起来。

赵祯蔑视地瞥了进义校尉一眼，做了个放人的手势，随后用鞭尾向外一指，进义校尉忙不迭地带着手下千人抱头鼠窜。

赵祯上前扶起文郁，审视着文郁的伤势，又是心疼，又是愤怒，“师弟，我来晚了，让你受苦了。”

原来，赵祯昔日曾拜辛赞为师，金兵攻占济南后被掳至上京，熙宗天眷三年（1138年）参加南北选，最终以进士出身任历城县县令。

文郁艰难地摇摇头。赵祯查视文郁的伤口，眼眶不由微微泛红。他一面吩咐手下人去请大夫，一面亲自护送文郁回府。文郁的鞭伤虽然不算十分严重，但因文郁素性羸弱，尚须静心休养。赵祯因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遂留下二十纹银一錠，与文郁惜别而去。

三天后，文郁妻王氏产下一子。这天是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年）农历五月十一。这个刚刚来到世间的婴儿，就是后来以不朽的词章和高尚的节操辉耀千古的辛弃疾。

辛赞上任后，曾寄来一封书信，现在，文郁和妻子正在浏览这封珍贵的家书。

文郁吾儿：

为父只身赴任亳州县令，所牵挂者唯儿与贤德之媳。若他日贤媳身怀有孕，为父先为汝取名于此。

古有“西施浣纱”、“昭君出塞”、“文姬归汉”等动人传说，这些女子，品行高洁，乃古来女子之冠，因此，若吾儿得女，吾意名漱玉，无非取其冰清玉洁之意。

若幸为男丁，何妨仿照先人取一寓意深远之名。尝闻西汉司马相如小名犬子，因慕赵相蔺相如英名，遂为自己取名相如。西汉名将霍去病曾有“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之豪愿，屡建奇功的本朝岳飞更有辞谢当今圣上为其在杭州营建豪宅，借以“金人未灭，何以为家”对之。异代同声，心愿依旧，先人之英名，正是吾孙他日效法之楷模，故吾为孙儿取名弃疾。弃自身之

初，去朝政之疾，亦去吾儿身体之疾。

父名不具

绍兴九年正月初一

文郁按照父亲的要求，为新生的孩子起名弃疾。

当小弃疾一天天长大，开始显示出超乎寻常的聪慧时，更为夫妻俩带来无尽的欢乐。

孩子三岁那年，文郁在病床上将自己常背的诗词一首首教给他，每逢这时，小弃疾总是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认真地听父亲讲解，他那严肃的神情让文郁心里不免惊奇万分，他发现，这孩子对诗词似乎有着非凡的理解力和悟性。正当文郁将全部精力和希望都倾注在儿子身上时，一场重病彻底击垮了他原本就不强健的身体，短短几天内，他便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甚至连他深深思念的父亲都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村民们帮助王氏在凄风苦雨中安葬了文郁。不久，王氏亦在伤心忧愁中一病不起。消息传到谯县，中年丧子的痛苦使辛赞久久不能释怀。他尤其放心不下小孙子，决定亲自将孙子抚养成人。由于他在任上不便离开，遂捎信委托弃疾的舅父王淦将孙子送往谯县。

王淦孤身一人，了无牵挂，当即修好了家中仅存的破牛车，买了一头瘦弱的老黄牛，锁了辛府大院，挥泪告别历城，南下亳州，与他同行的还有辛府旧邻李贵。

王淦少年时行侠仗义，好舞刀弄棒。三年前，王淦与李贵等人被金兵强征入伍，在押送军营途中，王淦利用雨夜掩护，与李贵一起逃入泰山拜师学艺。数月前，王淦得知姐夫、姐姐相继辞世的消息，急忙赶回四凤闸，将小弃疾接到身边抚养。此时的王淦，已然脱尽少时的鲁莽，颇有几分镖行掌柜的气派。接到辛赞的来信后，王淦也想赶快离开历城这块是非之地，就约上李贵，连夜起程。

这一日，一辆牛车停靠在浓荫匝地的官道旁，王淦持书求见，辛赞派辛洛将王淦三人引入县衙。

祖孙相见，悲喜之情难以尽诉。辛洛安排酒席毕，才来催请辛赞及客人入席。辛赞如梦初醒，急忙向王淦致歉：“瞧我这老糊涂，见到孙儿，只顾悲喜，竟忘了孙舅旅途劳顿，也该早些用饭休息。这位是……”他问李贵。

王淦遂将他与李贵如何逃出军营，如何上泰山学艺以及这次如何商议同来投奔辛赞的经过一五一十讲给辛赞。辛赞大为赞赏：“原来你就是我儿文郁在信中给老夫说过的李贵李相公！当年多亏李相公兄弟挺身相护，文郁才幸免于难。李相公侠肝义胆，老夫感佩万分！”

“辛老爷过奖。李贵只是一粗人，还望老爷莫怪李贵失礼之处。”

“哪里，哪里。李相公只身前来，你的两位兄弟……”

李贵的脸上倏然闪过一丝悲凄之色。

“他们和我同时都被金兵抓了丁，但是与我不在同一编队里。如果他们没能像我一样逃出来，只怕总有一天会成为金人炮灰。”

辛赞暗自嗟叹，片刻强颜欢笑道：“吉人天相，李相公何必过分担忧！二位既然来了，不妨就留在县衙，容我给你们寻个差事，不知你们意下如何？”

“我二人正有此意，多谢辛老爷成全！”王淦、李贵感激不尽，一同向辛赞施礼相谢。

“老爷！”辛洛含笑提示。

“对，对，入席，入席！我们入席再谈！今天谈不够，还有明天，后天！”辛赞拍拍脑袋，朗声笑道，“诸位，请！”

第二章 书生意气

辛弃疾在祖父身边度过了幼年时代。他的天真无邪和聪明过人给祖父寂寞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转眼四年过去，辛赞升任汴京（河南开封）知府，一天傍晚，一位客人出乎意料地拜访了辛赞。

来人正是辛赞旧日好友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坚，号萧闲老人，乃当世才俊，一代名儒。金天会五年（1127年），蔡松年进士及第，因与辛赞互慕风雅，志趣相投，不久成为莫逆之交。天会十五年（1137年），金废伪帝刘豫，置行台尚书省于汴，松年出任行台刑部郎中，后随都元帅金兀术征伐南宋，迁刑部员外郎，官至右丞相，封卫国公，卒谥文简。此为后话。

蔡松年的到来让辛赞欣喜万分，把酒言谈之际，辛赞恳求蔡松年将孙子幼安收为

弟子。蔡松年见幼安小小年纪眉宇间若有一番英气，一双黑黑的眼睛时时闪射着聪慧的光芒，心中无限喜悦，遂慨然应允。这样，年方七岁的幼安便成了蔡松年门下年龄最小的一名弟子。

半年后，松年另有任用，遂将幼安托付于刘瞻。刘瞻乃当世名儒，门下弟子众多，其中尤以蔡松年之子蔡珪、郈权、党怀英、辛弃疾四人日后扬名宋金文坛，各领风骚。四人中，由于辛弃疾年龄最小，最为颖悟，故而最得刘瞻器重。

光阴荏苒。

辛弃疾自八岁师从刘瞻，转眼又一个八年将过。

草堂不知春，岁岁复年年。随着年龄的增长，辛弃疾开始更多地涉略经史百传，专意于诗词歌赋，但他的内心总有一种彷徨和失落之感，仿佛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导引着他一遍遍思索自己的命运走向。

党怀英则不同。与辛弃疾相比，党怀英安于现状，最大的心愿就是早一天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此，辛弃疾经常与他发生争执，有时甚至争得疾言厉色、面红耳赤。

辛弃疾虽说有时看不惯党怀英热衷名利的性格品行，但对他的头脑、心机、才智还是充满敬佩的。许多年来，他与党怀英争争吵吵，毕竟以学术争论居多，因此，吵归吵，兄弟情谊依然如故。

一日，兄弟四人聚在一起小酌，蔡珪提起银箸，对辛弃疾说道：“幼安，你起个话题，大家说点什么。”四人中，以蔡珪年龄最长，也最沉稳。辛弃疾师从刘瞻前，曾做过蔡珪父亲蔡松年的弟子，尽管只有短短半年，辛弃疾对蔡松年却极为崇敬，对蔡珪也十分敬重。

“是。”辛弃疾急忙应了一声，想了想，从容说道，“我们不妨以孙臆、庞涓齐楚相争为题，谈谈各自对未来的打算。孙、庞二人昔日同师鬼谷子，情同手足，不料后来一个事齐，一个奉楚，齐楚交兵，终至演出一场马陵道兄弟相残的千古悲剧。倘若有一天我们兄弟四人也各奔东西，沙场相见，哥哥们会如何？”

“这种设想说起来一定很沉闷，不过，既然作为话题，谈谈也无妨。”郈权率先表示赞同。

大家不约而同将目光落在蔡珪身上。

八年前，蔡珪的父亲蔡松年升任刑部员外郎，在金朝很受重用和信任，蔡松年对朝廷亦无二心。蔡珪自小在宋金交战的动乱环境中长大，他并无特别的正统观念，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他憎恨宋朝廷的腐败、懦弱和无能，与此同时却又对金国这个外族建立的政权能否担当起统一全国的重任不抱任何希望。

“兵戎相见，兄弟相残，绝非愚某所愿。倘果真如此，愚某宁愿遁入空山，落发为僧。”蔡珪心情沉重地说道，难掩一腔惆怅。

一时间，郦权、党怀英相顾无言，唯辛弃疾不以为然，“蔡兄纵以兄弟情谊为重，然这种处世之道终究太过颓丧。弟以为，两国交兵国为重，岂可为存小义而置国家利益不顾？”

蔡珪淡然一笑，无意争论。

郦权接过话头：“古人曾言：‘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倒觉得后一种说法更适合我。别说我学无所用，就是老天垂顾，助我飞黄腾达，我也断不会头脑发热，投笔从戎。”

“那么，郦兄当如何？”辛弃疾笑问，不无讥讽之意。

“寻一安乐之地，拥娇妻美妾，岂不快哉！”

“兵燹所至，安乐之地焉在？”

“安乐在心。总之，我只要不上战场与幼安贤弟演什么马陵道就行。”

辛弃疾被郦权说得哭笑不得。

党怀英推杯起身，踱至荷花池边，将袖藏的一袋鱼食倒入池中，俯身观赏游鱼争食。

“怀兄，该你啦。”辛弃疾性急，冲着党怀英的背影大声催促。

党怀英连头也没回，“我与你见解不同，说出来又要争论不休，免了。”

“不行！一定要你说！”辛弃疾被惹起犟性子，上前一把将党怀英拽住，摆出了不依不饶的架势。

“好吧，非让我说，我就说。你可别听了不中听。”

“不中听，我自会与你辩论！你先请说。”

“我从来不赞同你的所谓正统观。金宋两国，兄弟之邦，语言相近，肤色相同，何来本国异国之分？况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南北统一，结束战争，民之

所愿，只不过要看谁更有这个能力担当起这一重任。英窃以为，既然生逢乱世，就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仕，岂可囿于种种狭隘念头，更兼执迷不悟！”

“我先不与你争论谁为中原正统，单说金人祖先原居于渤海，后一部分北上望见河，称生女真。那时，他们臣服于中原王朝。只是到了辽代后期，群雄并起，女真人才建立了政权，并乘势灭辽取而代之。女真人先为中原王朝臣子，后为辽国属民，却灭辽欺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怀兄莫非还作他辩吗？”

“贤弟此言差矣，落后输于强大，古今亦然。远的不论，靖康之变后，康王赵构不也矢志北伐，叫嚷着恢复中原吗？不也出现过一呼百应、万众归心的大好局面吗？结果如何？康王一旦坐稳龙廷，立刻将所有的雄心壮志置之脑后，只知任用奸贼秦桧，糟蹋自己的半壁江山，这样的昏君保他何用？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国。’怀英宁愿留在北国，尽我所能，为饱受战乱之苦的北国百姓尽一份绵薄之力。”

“为历朝历代甘作亡国奴者画像，当是怀兄这副嘴脸。”辛弃疾轻蔑地将杯中酒倾入荷花池中。

“你！你……”党怀英怒极，与辛弃疾冷冷对视。但不知为何，他的怒气又突然消失了。

“好吧，我现在可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倘若有一天你我对敌于两军阵前，党某将奋力向前，或生或死，绝不退避！”

辛弃疾生平第一次对看似怯懦的党怀英产生了某种钦佩之情。

他什么也没再说。

第三章 燕京科考

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金朝都城上京会宁府发生一场宫廷政变，金帝熙宗饮刃身亡，而阴谋的策划者右丞相兼都元帅海陵（完颜亮）则在杀死熙宗的当天登上皇位，改元天德。

海陵的父亲辽王宗干是金朝著名的改革家。他曾辅佐金熙宗积极推行汉化政策，革除女真族落后习俗，功绩卓著。海陵自幼聪颖，博览群书，及长，风度端庄，神情闲逸，一咏一吟，冠绝当时。但是，海陵绝非他表面上做出的宽和谦逊、儒雅风流之